

早闻狄声

不成龙,亦为光

睽违三载归来的《中国奇谭2》,有着熟悉又陌生的意趣。

开篇的《如何成为三条龙》,依然是一个关于“小妖怪”的故事。三条小蛇居于破败的“龙王庙”,靠偷吃村民供奉的香火度日,梦想着有朝一日生出手脚、化蛇为龙。然而连月干旱,村民愤怒围庙。情急之下,蛇大哥夸下海口,称三日后将甘霖。为了兑现这个承诺,它们真的开始一日日挑水浇灌,更在笨拙的往返中,生长出了比“得道成仙”更重要的东西。

直到真龙王震怒——不为干旱,只为香火被窃——降下天火,焚村毁庙。这一刻,被拆穿了“真身”的三条蛇,却冲在了所有人的前头。

有人说,这故事多少与《浪浪山小妖怪》有所重合。的确,它们都在讲述被忽视的平凡小妖的生存与梦想,但《如何成为三条龙》的笔锋显然更为锐利,甚至高声发问:何为神?何为妖?

高高在上的真龙王,受人间烟火供奉,却对村民日夜哀告视若无睹;唯独在自身香火被窃取后,才毫不留情地降下灾厄,展现神通。相反,起初只想偷吃香火、早日成龙的三条蛇,却在日复一日的灌溉中,生出了“做事得让人心服口服”的朴素良心。它们并非生来胸怀大义,却从挖井的老鼠妖、拾粪的黄鼠狼身上,看见“修炼”的另一种形态——妖也好,人也罢,无非是用一双手,做真心事。

情人看剑

如何与耳中人共处

“情不知所起,一往而深”,日前上线的《中国奇谭2》中,《耳中人》乍看讲的又是这样一个故事,不过主角不是《牡丹亭》里的杜丽娘,而是她对面的书生。细细一看,书生并不像痴情人那么简单,他欲望投射的对象固然是那位佳人,但更要面对一个“小人”,住在他耳朵里,让他惊恐不已,乃至下了必先除之而后快的心思。

《耳中人》的妙处便是在此,“耳中人”,可以说是人类欲望的“颅内高潮”,被实体化了而已。如何面对已成人形的欲念,成为这部动画的主要任务。情终情始,缘生缘死,一条欲望生成的链条异常清晰,念起、相生、行成、反噬,如此形成一个因果闭环,或许还可以补上,“灭人欲”,本身也是一种欲,只是这一环更为隐蔽,也是《耳中人》重点审视的对象。

中式志怪美学在《耳中人》中得以延续,一段中国式“少年维特的烦恼”,拍出来既阴森可怖,又绚烂迷幻。一开始书生的世界是几近枯燥的纯色水墨,书斋冷清,有禁欲意味,可见其内心压抑而焦虑。一个女子影影绰绰在梦里现身,一张红脸,是死寂世界里的一抹红,异质色彩的侵入,终于让一潭死水泛起微澜。

诡异的是,动画几乎可以说是默片,书生全场不出一声,有限的唱词来自少女,“不到园中,怎知春色如许”。不过一个男声此时幽幽出现了,“姐姐——”这声姐姐吓到了少女,也吓到了书生,还以为是耳中人的呼喊。到了此时,故事主旨基本呼之欲出,欲念有了代理人,当事人自己都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他未必知晓自己在渴求什

钱眼识人

成龙身后的东方叠影

有一句话老听到,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,说的是一人气场强大,即便老了也是走路带风、睥睨四周。但是,偏偏有一个人老了,偏偏反其道行之,好好的法拉利不做,偏要熄火,敛住火力,我竟然更动容。他就是成龙。2026年新年伊始的华语片《过家家》中,他饰演一个患有阿兹海默症的老房东,任爹。他孑然一身,唯一的烟火气全靠几个因房子而结缘的过客维系,有囊中羞涩的年轻租客,有热心快肠的邻居和房屋中介。任爹深信脑海里有一个大怪兽在偷吃自己的记忆,特别是与儿子的部分。彭昱畅饰演的年轻人钟不凡,掉进被蚕食的空白里,在任爹的眼里,心中慢慢浮现出儿子的样子,他坚信对方回家了。他开始笨拙地温习当爹的感受,甚至义无反顾地跳进河里救“儿子”,他最希望的是,“儿子”不会再生爸爸的气。当年的父子到底发生了什么,真儿子离家出走。如今的假父子将如何互相救赎,证明亲情的内核是陪伴,是整部电影最忧伤,也最温柔的悬念。

我有想过,能演老爹的华语男演员很多,为何敢选成龙。但这个设定一旦成立,就有了无可替代的影像质感和表演细节。这是一种很奇妙的化学效应。在我看来,成龙的文戏与打戏相比向来被低估,从精彩和准确程度来说在不少作品里都不遑多让。在《过家家》的预告片里,有一个细节很戳人。就是任爹被“壮壮”搀扶走过马路时,成龙标志性的罗圈腿赫然可见。他并没有刻意为了这个失智角色去硬凹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

所以,当它们最终为护住村庄而直面天火,那一瞬的抉择,已让它们超越了蛇的形、妖的名,甚至超越了成为龙的念想。它们用行动印证:你所行之路,才真正定义你是谁。

在这个意义上说,小妖怪们的故事或许注定拥有相似的精神底色:它们生来渺小,却在狼狽、踉跄与犹疑中,找到自我,辨清方向。从浪浪山那个心怀大志的小猪妖,到如今担起一村生机的三条蛇,上美影的创作团队似乎在进行一场温柔的叙事实验:不追逐宏大,不迎合想象,而是执意潜入神怪传说的缝隙,打捞那些被忽略的微光与尘埃。

于是,“妖怪”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镜像。谁不曾是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小妖,那条梦想蜕变的小蛇?在成仙的路上步履蹒跚,在现实的磨砺中认清本心。三条小蛇最终没有长出角,却在村民心中,活成了比龙王更真实的“龙”。

《中国奇谭》系列的妙处,或许正在于此——不急于构建宏大的神话体系,而是俯下身来,凝视那些神话角落里的微光,在妖的形骸里讲人的温度,在神的阴影中点亮日常的灯。于是,我们看见的不是妖,不是神,而是一个我们近在身旁的人间。

常原秋

媒体人

么,但小人会替他去做,他甚至可以吧责任推给小人。冤有头债有主,他必须处理耳中人。

影片下半段,去处心魔的仪式,一场比一场恐怖。先是找道长来剔除耳中人,欲望自然不是可以切掉的器官,道长落荒而逃。又找来一个戏班,引诱耳中人出洞。当小人准备与木偶娃娃欢好,搭救她逃出魔窟之时,如来神掌横空出世,最后化为一条巨龙,将小人当空击毙。

世界清净了,但书生并没有获胜者的喜悦。原来他想剔除的欲念,是自己本真的一部分,如果连这些都连根拔起,那他不能算是一个正常的鲜活的人,也并没有因此站在道德与清明的一边,最后只剩空虚的躯壳。这样来看,《耳中人》的故事虽然来自《聊斋志异》,但更像是《青蛇》的变体。书生就是《青蛇》里的法海,一文一武而已,法海无法面对心魔,与妖斗与蛇斗,甚至祭出大威天龙,也扑不灭白青二蛇的灼灼火焰。说到底,他也是在戏班看戏,蛇虫就是他的耳中人。他恼羞成怒,是因为揽镜自照,看到了那个会被欲望驱动的自己。大开杀戮,是恨自己不争气,才拿别人出气。当然,结局必然是惨败,除非他灭了自己。

远方似有光亮,书生从隧道中朝前走,终于发现自己其实就是那个在崎岖里寻找阳光的耳中人。与欲望共处,与那个试图剔除欲望的自己共处,故事戛然而止,也可以如此无限循环下去。

长风新

媒体人

什么新的身体语言,比如拖着步子走,显得过于老态。

成龙依然绷着一股活人的气。这口气就是无论如何就是要活着,跟大怪兽打赢这场争夺记忆的战,等着儿子回来,等着父子和解,等着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义温暖寒冬。如果熟悉成龙早年动作片的观众,一定不会忘记,这罗圈腿是他的标志性形体动作。无论是被老师傅教训过,跟洋人打过,还是一对多从贼窝里死里逃生,他经常忍着疼就这样走过,憨态中有带着淘气的骄傲感,每每都会逼着观众忍俊不禁。再疼,也不能掩饰当英雄的高光绽放。成龙把这样走路的状态挪到了《过家家》里,片名暗示了一种人生的态度。好多我们自以为的困境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“过家家”,蚕食记忆的怪兽就跟那些动作片里出现过的大反派们看起来可怕,但也没什么新鲜的。在成龙的电影宇宙里,只要人活着有一口气,被打趴了也不过喘口气,找到机会一定能打回去。

成龙没有因为遇到一个不需要打,看起来是要飚演技的角色而迷失自己,他非常清楚,观众只要看到他全世界影迷都难忘的脸,就会第一时间想:这个男人曾经很能打,重情重义,是不会垮的。成龙很清楚,他的文戏之所以难以复制,原汁原味,本质上是将武戏文演,也就是说,他的文戏里是没有真正的怯弱、虚伪、绝望的。如果细心观察,成龙在悲情戏里绝对不会哭得呼天抢地,躯体痉挛。他哭的时候,有泪涌,但眼神会与镜头发生关系,悲情中难掩一个做惯英雄尊贵的底色。成龙遇到《过家家》任爹的角色,他就会大大方方地展示生命暮年该有的样子,有放弃也有坚持,有恐惧也有希望。片中有一句台词:“儿子,你还生爸爸的气吗?”成龙的人生以及东方原生家庭的老爹们,形成况味复杂的叠影。

钱德勒

媒体人

花言峭语

《武林外传》二十年

新年的第一周,人们在为一个人还清债务欢喜雀跃,却又无比惆怅。这个还清债务的人,奔向她去过的几个地方,比如六里桥和瑞蚨祥,大买特买,表示自己要花掉二十年攒的钱,人们也各种怂恿。二十年的记忆也因此呼啸而至。

二十年前的2006年新年,《武林外传》首播,第一集里,姚晨扮演的郭芙蓉砸毁同福客栈里的东西,由此欠下闫妮扮演的老板娘佟湘玉48两7钱银子,不得不在客栈打工,用工钱偿还这笔债务。她每月的工钱是2钱,需要工钱计需打工20年。老板娘佟湘玉洋洋得意说出:“二十年快得很,弹指一挥间”。二十年时间果然很快过去,郭芙蓉的债务还清了,我们也如约老了二十岁。

几个演员相继发微博表示感叹,闫妮:“日里思,夜里念。多少事,谈笑间”。沙溢:“20年弹指一挥间,很高兴作为大家的云饭搭子,在同福客栈里跑了20年的堂。”姜超:“每每想起拍《武林外传》,在飞龙谷山上的日子,心里涌起的都是满满的温暖。”倪虹洁:“这二十年,我和无双跟你们一起长大,不再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地讨好,不再因为‘晚了一步’就焦虑不安。”

对演员来说,《武林外传》很可能是一个意外,当时的他们,都青春年少,名不见经传,而《武林外传》的剧组,在今天看来,很有草台班子的嫌疑,每次有纪录片剧组或者自媒体重返拍摄基地,我们都讶异于那些场景的单调,道具的简陋。他们需要极大的信念,才能投入其中。

对我来说,《武林外传》也是一出意外。那时候,荧幕上的古装戏,多半庄重而深刻,虽然偶然有《还珠格格》和《上错花轿嫁对郎》这样的轻喜剧,但多数时候,古装剧就意味着追思,意味着反省,就意味着要在当下生活里找立足点。《武林外传》悄没声息地出现,播了几集之后开始有反响,但那反响也多半集中在“中文版《老友记》”“无厘头喜剧”等等焦点上,但等我抵不过朋友们的一再推荐,以及见面时不谈《武林外传》就没有谈资的局面,偶然看了几集,就开始一路追看。那时候我就知道,我们将在多年以后谈论它,谈论它给我们的记忆留下的锚点。

却没想到,二十年后,我们依然觉得意外。那种欢乐我们依然有印象,那段时光我们依然铭记,更意外的是,《武林外传》播出后的十年二十年里,我们再也拍不出《武林外传》了,为什么再也没有一部情景喜剧或者喜剧,能够再现《武林外传》受到的欢迎。大概因为,它依赖的不是技术,而是神秘的时代红利,时代走到那里了,观众和创作者都走到那里了,是时候出现一部这样的作品了,一切水到渠成。

《武林外传》依赖的就是这种时代红利。《武林外传》播出时,正是网络的第一个黄金时代,论坛、博客相继出现,人们开始脱实向虚,从普通人化为网民,去拥有网名,去适应网络人际关系,去创造网络表达,《武林外传》是一部网络气质浓厚的电视剧,那种网络色彩浓厚的表达方式,那种真正的现代气质,给了刚刚熟悉网络语境的人们,一个凝聚点,一个突破口。

那个时间段,也是通俗文化的“后周星驰时代”,被周星驰电影熏陶过的一代,已经被周星驰的表达方式撑大了胃口,周星驰却已经降低了产量,饥饿感于是油然而生。《武林外传》在这个时候出现,笑料新颖,温馨可喜,而且足足有80集,毫不意外地制造了收视率的逆袭。如果它换个时间出现,在人们的饥饿感已经淡漠,或者得到满足的时候出现,或许都不会有这样的成功。

而且,那段时间里,人们对情感的需要越来越强烈,而影视剧却正在一个情感干燥期,不知道该怎么样表情达意。《六人行》里却是有感情的,无数人随着他们忽喜忽悲,全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依恋,有真感情,即便有嘲讽,也是因为“熟人说话不讲究”,所以,就六个人在那里说说话,也是温情弥漫。于是它出现了,像一个骤然来临的,繁星怒放的夏夜,不能复制,也无法追溯,只有无穷追念。

郭芙蓉还清了债务,我们也已经结清了和上一个时代的种种牵绊,却又和新的时代签下了新的契约。也许,未来就像马斯克预言的,会有极大富裕和极大动荡,但不论怎样,我们都得约在未来,期待下一个“弹指一挥间”来临。

韩松落

作家